

藏

書

藏書武臣傳卷四十六

○名將

○張遼

張遼，鴈門馬邑人。曹公破呂布，遼將其衆來降，拜中郎將。數有戰功，又遷裨將軍。表紹破，別遣遼定魯國諸縣。與夏侯淵圍昌稀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日來每行諸圍，稀輒屬目視遼，其射矢更稀，此必稀猶豫，故不力戰耳。遼欲挑與語，儻可誘也。」乃使謂稀曰：「曹公有命，使遼傳之。」稀果下，與遼語。遼

爲說曹公神威，豨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山入豨家，拜其妻子，豨歡喜，隨詣曹公。公遣豨還而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曰：「明公威信著於四海，遼奉聖旨，豨必不敢害。從征表尚於柳城，卒與虜遇，遼勸公戰，公壯之，自以所持麾授遼，遂擊虜大破之，斬單于蹋頓。時荊州未定，復遣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火起，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曰：『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即得首謀。」

者殺之。陳蘭、梅成以氏六縣叛，操遣于禁、臧霸等討成。以遼督張郃、朱蓋等討蘭。成僞降，禁、霸還。成遂將其衆就蘭，轉入瀟山。瀟山有天柱山，高峻二十里，道險狹，步徑裁通。蘭等壁其上。遼欲進，諸將曰：「兵少，道險，難以深入。」遼曰：「此所謂一與一，勇者得前耳。」遂進到山下，安營攻之，斬蘭成首，盡虜其衆。曹公論功，嘆曰：「登山履峻險，取蘭成，盪寇功也。」曹後征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公征張魯，教與護軍薛悝，而署其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權率

十萬衆圍合肥，乃共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亦以爲然。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平旦，遼與典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而入。直至權麾下，權衆不知所爲，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

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
而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
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
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
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權幾獲之公大壯遼拜征東將
軍建安二十一年公復征吳到合肥尋行遼戰處歎
息者久之乃增遼兵多留諸軍徙屯居巢又徙陳郡
卒謚剛侯文帝追念遼典合肥之功詔曰合肥之役
遼典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未有也使賊至今

正目傳 卷之六 三
奪氣可謂國之爪牙矣其分遼典邑各百戶賜一子
爵關內侯

○姜維

姜維字伯約天水人也少孤獨與母居建興六年諸葛亮軍向祁山維詣亮遂與母相失亮辟維為倉曹掾加奉義將軍封當陽亭侯時年二十七亮與雷府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人不如也其人涼州上士又曰姜伯約甚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當遣

詣宮覲見主上十二年亮卒維還成都後得母書令
求當歸維曰良田百頃不在一畝但有遠志不在當
歸也延熙元年隨大將軍蔣琬住漢中十年遷衛將
軍與大將軍費禕共錄尚書事是歲出隴西南安金
城界與魏大將軍郭淮等戰於洮西胡王治無戴等
舉部落降維將還安處之十二年假維節復出西平
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每欲興軍大舉費
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十六年春禕卒夏
維率數萬人出石管經董亭圍南安糧盡退還明年

加督中外軍事復出隴西守狄道狄道長李簡舉城
降進圍襄武與魏將徐質交鋒斬首破敵魏軍敗退
維乘勝多所降下拔河間狄道臨洮三縣民還後十
八年復與車騎將軍夏侯霸等俱出狄道大破魏雍
州刺史王經於洮西經衆死者數萬人經退保狄道
城維復圍之十九年春就遷爲大將軍更整勒戎馬
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違誓不會故維遂
爲魏將鄧艾所破隴西騷動維深引負自責二十年
魏諸葛誕反淮南關中分兵東下維欲乘虛向秦川

復率數萬人出駱谷。維本羈旅，託國累年，攻戰功績不立。既深懷忿恨，而宦臣黃皓弄權於內，大將軍閻宇又與皓協比。皓陰欲廢維，樹宇。維以此日益危懼，不敢復還。成都景耀六年，維表後主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並遣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陰平橋頭以防未然。皓啟後主寢其事，而羣臣不知。及鍾會將向駱谷，鄧艾將入沓中，然後遣右車騎廖化詣沓中為維援。月餘，維為鄧艾所摧，還住陰平。鍾會攻圍漢樂二城，遣別將進攻關口。蔣舒開城出。

降、傅僉格鬪而死。會攻樂城，不能克。聞關口已下，遂長驅而前。維化乃舍陰平，還保劍閣，以拒會。會與維書曰：「公侯以文武之德，懷邁世之略，功濟巴漢，聲暢華陽。遠近莫不歸名，每惟疇昔，嘗同大化。吳札鄭僑，能喻斯好，維不荅書，列營守險，會不能克，而糧運縣遠，將議歸還。乃鄧艾自陰平由景谷道，傷入矣。遂破諸葛瞻於綿竹。後主請降，艾據成都，維初聞，瞻破。又聞後主欲固守成都，又聞欲東入吳，又聞欲南走建寧，尋被後主敕令，乃投戈放甲，詣會於涪軍前。將士

咸怒拔刀斫石而會厚待維等皆權還其印號節蓋故會與維出則同轡坐則同席會謂長史村預曰以伯約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勝也維知會有異志乃說會曰君自淮南以來算無遺策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欲以此安歸乎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絕迹全功保身邪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于老夫矣由是情好懽甚艾既就禽會遂決意謀反欲使維爲前驅而自將兵隨後既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道浮渭入河五日

到孟津與騎士會于洛陽則一旦而天下可定也會
郭太后卒會乃悉召諸將爲太后發哀稱遺詔使起
兵廢司馬昭更使所親信代領諸軍所召諸將悉閉
諸曹屋中維欲使會盡殺北來諸將已因殺會復立
故漢帝密書與帝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
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會欲從維言悉誅諸將
猶豫未決會帳下督丘建本屬胡烈會愛信之建愍
烈啟會使聽內一親兵出取飲食烈給語親兵疏與
其子淵曰會已作大坑白楮數千欲悉呼外兵楮殺

內坑中一夜轉相告皆徧淵遂率其父兵出門諸軍
鼓譟爭先赴城所閉諸人各緣屋出與其軍士共斬
會及維殞喪狼籍維殞時見剖膽如斗大

○鄧艾

鄧艾字士載棘陽人以口吃不得作幹佐爲稻田守
叢草吏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後爲
典農綱紀遷尚書郎司馬懿奇之時欲廣田畜穀爲
滅賊資使艾行陳項已東至壽春艾以爲田良水少
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以引水澆溉又通漕運之

道乃著。濟河論以喻指。又以爲昔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進。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十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懿善之。正始二年。乃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泛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

嘉平元年，與征西將軍郭淮拒蜀偏將軍姜維。維退，淮因西擊羌。艾曰：「賊去未遠，或能復還，宜分諸軍以備不虞。」於是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維遣廖化自水南向艾結營。艾謂諸將曰：「維今卒還，吾軍少法，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令，不得動。維必自東襲取洮城矣。」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卽夜潛軍徑到洮城。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嘉平四年秋，詔諸軍征蜀。大將軍司馬師指授節度，使艾與蜀將姜維相綴連。冬十月，艾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

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艱險
又糧運將匱瀕於危殆艾以壇自褻推轉而下將士
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邈降
蜀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絲竹列陳待艾艾遣子忠
等出其右司馬纂等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還艾怒
曰存亡在此叱出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破斬瞻
進軍到雒劉禪請降及艾至成都禪率太子諸王及
羣下面縛輿視詣軍門艾執節解縛焚襯受而釋之
檢御將士無所擄掠綏納降附使復舊業蜀人稱焉

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禪行驃騎將軍於緜竹築臺
以爲京觀用彰戰功艾謂蜀士大夫曰諸君賴遭某
故得有今日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自
一時雄兒與某相值故窮爾識者笑之艾言於司馬
師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
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便
用且徐緩之畱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興
冶爲軍農要用並作舟船豫爲順流之計然後發使
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禪以

致孫休安士民以來遠人可封禪爲扶風王錫其資財供其左右以顯歸命之寵司馬師乃遣監軍衛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宐輒行鍾會與纂等皆白艾所作悖逆變亂已結於是詔以檻車徵艾而以衛瓘監艾車艾父子旣囚鍾會遂作亂矣及會死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檻車迎還將至成都瓘遣別將討艾遇於縣竹斬之艾遂與子忠俱死餘子在洛陽者悉誅徙艾妻室及孫於西域初艾當伐蜀夢坐山上而有流水以問殄虜護軍緩邵邵曰按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

曰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
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往必克蜀殆不還乎

○王濬

王濬字士治弘農人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
廣數十步或問之濬曰我欲使容長戟幡旗後參征
南軍羊祜深知待之祜兄子暨謂祜曰濬奢侈不節
不可專任祜曰濬有大才吾欲濟其所欲使可酬也
除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肖養濬
乃嚴其例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遷益州

刺史武帝謀伐吳詔濬修舟艦濬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得馳馬又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尋以謠言拜濬爲龍驤將軍監益梁諸軍事濬乃上疏請伐吳帝深納焉及杜預表請帝遂發詔分命諸方節度濬至是發兵先前在巴郡所全育者皆堪供軍矣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也吳人於江積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船濬

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鐵錐，輒著筏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鐵鎖，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順流鼓棹，徑造三山。皓遣游騎將軍張象率舟軍萬人禦濬，象軍望旗而降。濬入石頭，皓肉袒面縛，造于壘門。濬躬解其縛，送京師，收圖籍，封府庫，以待朝命。時濬年七十餘矣。初，詔書使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秣陵，受王渾節度。預至江陵，謂諸將曰：「濬得下建平，則順流長驅，不立受。」

制於我若不能克則無緣得施節制故濬至西陵預
與濬書曰足下旣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
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此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表呈
預書及濬將至秣陵王渾要令蹙過論事濬舉帆直
指建康報曰風利不得泊也先是王渾雖破皓軍猶
頓兵不敢進而濬獨乘勝納降故渾恥之乃表濬違
詔不受節度詔書切責濬濬上書自理渾又報周浚
云濬軍得吳寶物濬復自表曰臣將軍素嚴兵人不
得妄離部陳間一矢有違犯者凡斬十三人皆吳人

所知也。濬自以功大而爲渾所抑，每進見，陳其功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出辭不遜。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卿旋旆之日，絕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如此，王渾能無愧乎？濬謝曰：「吾始懼鄧艾之事，畏禍及身，不得無言，終不能遣諸胷中，是吾福也。」卒時年八十。李生曰：「王濬說得可憐，真可憐也。」范曄曰：「功名之際，理固然乎！令人三復思老氏之三寶矣。」

○後周賀若敦賀弼附夷種

賀若敦洛陽人也其先居漠北世爲部落大人魏獻文時入國敦少有氣幹廢帝二年拜右衛將軍陳將侯瑱侯安都等圍逼湘州遏絕糧援帝令敦渡江赴救敦連戰破瑱乘勝遂次襄州俄而秋水汎濫糧援斷絕敦恐瑱等覘知乃於營內多聚土覆之以米召側近村人陽有所訪問隨卽遣去又增修營壘造廬舍示以持久湘羅之間遂廢農業初土人密乘輕船載米粟及籠雞鴨以餉瑱軍敦患之乃僞爲土人裝

船伏甲士於中。瑱軍人望見，謂餉船至，逆來爭取。伏甲盡擒殺之。又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者，敦別取一馬牽以趨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馬便畏船，不甯上。後伏兵江岸，使人乘畏船馬詐投。附以招瑱軍，瑱兵競來牽馬。馬既畏船，不上。伏兵發，又盡殺之。以後實有饋餉及亡奔瑱者，並疑不敢受。相持歲餘，瑱等不能制，求借船送敦渡江。敦乃勒衆而還。晉公護以敦失地無功，除其名。敦恃功負氣，顧其流輩皆爲大將軍，已獨未得兼以湘州之役，全軍

而反翻被除名每出怨言護怒徵敦逼令自殺敦臨刑呼其子弼曰吾欲平江南而不果汝當成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誠以慎口弼字輔伯少有大志隋文帝篡位欲平江南高頰薦弼有文武才幹於是拜弼吳州摠管與壽州摠管源雄並爲重鎮弼遺雄詩曰交河驃騎幕合浦伏波管勿使麒麟上無我二人名開皇元年大舉伐陳先是弼請緣江防人每當交代必集歷陽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爲大兵至悉發國中士馬後知交代不

復設備弼遂以大軍濟江襲陳南徐州拔之進屯蔣山之白土岡陳將魯廣達田瑞蕭摩訶等以勁兵拒戰田瑞先犯魯廣達等相繼遁進弼軍屢却弼知其將驕卒惰於是督厲將士殊死戰大破之擒摩訶平陳後弼撰平陳七策上於朝其一請廣陵屯兵一萬番代往來陳人初見設備後以爲常便不復疑我乃進兵其二使兵緣江時獵人馬諠譟及兵臨江陳人以爲獵也其三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買弊船五六十艘於瀆內使陳人覘知以爲內國無船其四積

葦荻於楊子津其高蔽艦及大兵將渡乃卒通瀆於江其五塗戰船以黃與枯荻同色使陳人不覺其六先取京口倉儲速據白土岡置兵於地遂一戰而勝其七臣平京口俘五千餘人便悉給糧勞遣付其敕書命別道宣諭是以大兵渡江莫不草偃十七日之間南至林邑東至滄海西至象林皆悉平定也弼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既而楊素為右僕射弼乃為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坐是免官弼愈益怨望後數載下弼獄公卿奏弼怨望罪當死上曰

臣下守法不移。公可自求活。弼曰：臣恃至尊威靈，將八千兵渡江，卽擒陳叔寶，竊以此望活。上曰：此已格外酬賞，何用追論？弼曰：平陳之日，諸公議不許臣行推心爲國。已蒙格外重賞，今還格外望活。上低徊者數日，惜其功，特令除名。歲餘，復其爵位。上亦忌之不復任使。然每宴，賜遇之甚厚。二十年春，弼又有罪。上數之曰：人有性善行惡者，公之爲惡，乃與行俱有。三太猛，嫉妬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後突厥入朝，上賜之，一發中的。上曰：非弼無能當。

此乃命弼弼再拜曰臣若赤誠奉國當一發破的
弼射一發而中上大悅顧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
煬帝在東宮嘗問弼以楊素韓禽虎史萬歲三人將
才優劣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禽虎是鬪將非
領將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
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為大將及煬帝嗣位
尤被疎忌竟坐誅

○長孫晟

長孫晟字季晟善彈工射趨捷過人年十八仕周為

司衛上士楊堅一見深異之及突厥攝圖請婚周以趙王招女妻之因遣晟副送千金公主至其牙攝圖愛晟與其游獵嘗有二鷗飛而爭肉因以箭兩隻與晟請射取之晟馳往遇鷗相攫遂一發而貫雙鷗攝圖喜命諸子弟貴人皆從學彈射還拜奉車都尉開皇元年攝圖曰我周家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何面目見可賀敦因約諸面部落謀共南侵時文帝新立晟先知攝圖玷厥阿波突利等叔姪兄弟各統強兵俱號可汗分居四面內懷猜忌外示和同易可

離間因上書并面陳彼處形勢山川虛實文帝嗟異
因授晟車騎將軍出黃龍道賞幣賜奚霫契丹等遣
爲鄉導至攝圖弟處羅侯所誘令內附不數年攝圖
遂遣使朝貢公主自請改姓乞爲帝女上許之四年
遣晟使攝圖賜公主姓爲楊氏改封大義公主攝圖
奉詔不肖起拜晟進曰突厥與隋俱是大國天子但
可賀敦爲帝女則可汗是大隋女壻奈何不敬婦公
乎攝圖笑乃拜受詔使還稱旨授儀同三司左勳衛
車騎將軍遣晟慰諭染干許尚公主十七年玷厥染

千來逆女復遣晟以宗女封安義公主妻之晟說染
干南徙居度斤舊鎮處羅侯之子雍閭懼復共達頭
同盟合力掩襲染干大戰于大長城下染干敗績其
兄弟子姪盡見殺而部落亡散染干與晟獨以五騎
逼夜南走至旦行百餘里染干收得數百騎乃相與
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豈禮我乎玷
厥雖來本無寬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知其懷二
心乃密遣使者入伏遠鎮妙妙令速舉烽染干見四烽俱
發問晟城上烽燃何也晟給之曰城高地迥必遙見

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便見賊多而又近耳。染干大懼謂其衆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旣入鎮，晟畱其達官執室以領其衆，自將染干馳驛入朝。帝大喜，進晟左勳衛驃騎將軍，持節護突厥，尋以染干爲啟人可汗，賜射於武安殿。選善射者十二人，分爲兩朋。啟人曰：臣由長孫大使得見天子，今日賜射，願入其朋。許之。時有鳶羣飛上，顧晟曰：公善彈，爲我取之。十發俱中，並應丸而落。二十二年，詔晟部領降人爲秦州行軍摠管，取晉王廣節度。

出討達頭達頭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俘百餘口
王大喜引晟入內同宴極歡有突厥降官時亦預坐
說言突厥之內大畏長孫摠管聞其弓聲謂爲霹靂
見其走馬稱爲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遂
與雷霆爲比一何壯哉師旋授上開府儀同三司大
業三年煬帝幸榆林欲出塞外陳兵耀武經突厥中
指于涿郡染干聽之因召所部諸國奚霫室韋等種
落數十酋長咸萃晟見牙中草穢欲令染干親自除
之示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染

干遽取嗅之曰殊不香也曰國家法天子行幸所在諸侯並躬親灑掃耘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中蕪穢謂是畱香草耳榮干乃悟曰奴罪過奴之骨肉皆天子賜也得効助骨豈敢有辭遂拔所佩刀親自芟草乃發榆林北境至于其牙又東達于薊長三千里廣百餘步舉國就役而開御道

○楊素

楊素華陰人父敷周汾州刺史沒於齊素少落拓有大志與安定牛弘同學研精不倦多所通涉善屬文

工草隸頗留意風采美鬚髯周武帝親摠萬機時素以其父歿節未蒙朝命屢上表申理帝怒其煩瀆命左右斬之素大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歿其分也帝悟乃贈敷爲大將軍謚曰忠壯拜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漸見禮遇嘗令爲詔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帝嘉之曰善自勉勿憂不富貴素應聲曰臣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也及平齊加上開府楊堅爲丞相甚器之及堅篡位加上柱國取陳封越國公開皇十八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素爲靈州行軍摠管

出塞討之。先是諸軍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戎車步騎相參，輦鹿角爲方陣，騎兵在內。素曰：此乃自固之道。令諸軍爲騎陣，達頭聞之大喜，率精騎十餘萬來至。素奮擊，大破之。達頭被重創而遁。素多權略，乘機赴敵，應變無方。然大抵馭戎嚴整，有犯令者立斬。每將臨敵，輒求人過失，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亦不下數十。流血盈前，而素言笑自若。及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陣而還，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百人復進，還如前法。將士股慄，自謂必死。

由是戰無不勝。素時貴倖所言，輒聽其從。素征伐者，微功必錄。至於他將，雖有大功，多爲文吏所譴，却故素雖嚴酷，士亦以此願從。仁壽初，伐高熲，爲尚書左僕射。其年以爲行軍元帥，出雲中，擊突厥，連破之。突厥走，追至夜及之，將復戰，恐賊越逸，令其騎稍後。於是親將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虜不覺也。候其屯舍未定，趣後騎掩擊，大破之。自是突厥遠遁，磧南無復虜庭。後上賜王公以下射，素箭第一。上手以外國所獻金精盤，價直巨萬，賜之。煬帝卽位，素雖有

武自傳 卷四十一 二十一
建立策然終爲所猜忌外示殊禮而內情甚薄寢疾之日雖令名醫診候賜以上藥然每問醫人素病何日當歿素亦自知不肖服藥曰我豈須更活取子女感嗣以謀反誅李生曰觀越公臨沒之際楊廣不以爲德反以爲讐矣何益乎

○馬燧

馬燧字洵美汝州郟城人也安祿山反使賈循守范陽燧說循曰祿山首亂今雖舉洛陽猶將誅覆公盍斬向潤客牛廷珣王の討傾其本根使西不得入關退亡所

據則坐受禽矣。此不世功也。循許之，不時決爲祿山所縊。燧走西山，間道歸平原。平原不守，復走魏寶應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署燧爲趙城尉。時回紇還國，恃功驕恣，所過剽傷。州縣供餼不稱，輒殺人抱玉將遣使饋勞，賓介無敢往者。燧自請往典辦，乃先賂虜酋，與約得其旗章爲信。犯令者得殺之，又取死囚給役左右。小違令輒戮，死虜大駭。至出境無敢號暴。抱玉才之，建中二年以燧屢建大功，遷檢校兵部尚書封幽國公。初，田悅新有魏博，恐下未附，卽輸款朝廷。

燧言悅必反。既而悅果圍邢州，身攻臨洛，築重城，絕
內外援。詔燧以步騎二萬與昭義李抱真、神策兵馬
使李晟合軍救之。燧出嚙口，未過險，移書抵悅，示之
好。悅以燧畏已大喜。既次邯鄲，悅使至。燧皆斬之，遣
兵破其支軍，射殺賊將成炫之。悅聞，使大將楊朝光
以兵萬人據雙崗，築東西柵以禦燧。燧率軍營二壘，
間悅計，朝光堅柵，且萬人。雖燧能攻，未可以數日下。
且殺傷必衆，則吾已拔臨洛，卽分恒州兵五千助朝
光。燧令大將李士良等以騎兵守雙崗，戒曰：令悅得

過者斬燧乃推火車焚朝光柵自晨訖晡急擊大破之斬朝光獲首五千執八百人居五日進軍臨洛悅悉軍以戰燧自以銳士當之凡百餘返士皆決死悅大敗斬首萬級俘係千餘館穀三十萬斛邢圍解以功遷尚書右僕射初戰時燧約衆勝則以家貲賞至是殫私財賜麾下德宗喜之詔出度支錢五千償其財進兼魏博招討使李納李惟嶽合兵萬三千人救悅悅裒散兵二萬壁洹水淄青軍其左恒冀軍其右燧進屯鄴請益兵詔河陽李元以兵會次于漳悅遣

將王光進以兵守漳之長橋築月壘以扼軍路燧於下流以鐵鎖維車數百絕河載土囊遏水而渡悅知燧食乏深壁不戰燧令士齋十日糧進營倉口與悅夾洹而軍造三橋逾洹日挑戰悅不出陰伏萬人欲以掩燧燧令諸軍夜半食雞鳴時鳴鼓角而潛師並洹趨魏州下令曰須賊至止爲陣畝百騎持火匿其旁待悅衆盡度乃焚橋燧行十餘里悅果率衆踰橋乘風縱火鼓譟而前燧令兵士無得動除榛莽廣百步勇士五千人先爲陣以待悅比悅至火止氣少衰

燧將兵奮擊大敗悅悅還走而三橋已焚矣悅衆赴
水死者不可勝計斬首二萬餘級虜二千餘人尸相
駢藉三十餘里淄青兵幾殲焉抱真問燧曰糧少而
深入何也燧曰糧少戰利速悅與淄青恒三軍爲首
尾欲不戰以老我師法有攻其必救故趨魏以破之
耳於是田悅夜走魏州嬰城自守而遣許士則侯臧
間行告窮於朱滔王武俊等滔與武俊聯兵五萬傳
魏會涇師亂帝走奉天燧乃還軍八原燧念晉陽王
業所基乃引晉水架汾而屬之城潛爲東隍省守陴

萬餘人李懷光反詔燧爲河東行營副元帥與渾瑊駱元光合兵討之時大蝗民艱食物貨翔踊朝臣多請宥懷光者燧以懷光逆計久河中近甸捨之屈威靈無以示天下乃捨軍入朝爲天子自言之且得三十日糧足平河中帝許之乃與渾瑊駱元光韓游瓌之兵合賊將徐廷光守長春宮城燧度長春不下則懷光固守久攻所傷必衆乃挺身至城下見廷光廷光素憚燧却拜城上燧曰公等朔方士自祿山以來功高天下奈何棄之爲族流計若從吾言非止免禍

富貴可遂也。廷光未對，燧曰：爾以吾爲欺爾耶？今不遠數步可射我，披而示之腹。廷光感泣，一軍皆流涕。遂率衆降燧，以數騎入其城。衆大呼曰：吾等更爲王人矣。渾瑊亦自以爲不及也，歎曰：嘗疑馬公能窘田悅，今觀其制敵，固有過人者。吾不逮遠矣。燧濟河陣城下，是日賊將牛名俊斬懷光以降。燧誅其黨閻晏等，宅脇附悉赦之。不閱月，河中平。遷光祿大夫貞元二年，吐蕃尚結贊破鹽夏二州，守之。詔燧爲綏銀麟勝招討使，與駱元光、韓游瓌等會師擊虜。燧次石州。

結贊乃遣將論頰熱請于燧欲乞盟燧與論頰熱俱朝盛言宜許盟天子然之乃詔渾瑊與盟平涼虜劫盟瑊僅得免吐蕃又歸燧之兄子合兒曰河曲之屯春草未生吾馬飢公若渡河我無種矣頰公許和謹釋奔以報帝聞之怒奪燧兵拜司徒兼侍中尚結贊之謀也燧卒年七十

○劉錡

劉錡字信叔順德軍人瀘州軍節度使仲武第九子也美儀狀善射聲如洪鍾嘗從仲武征討牙門水斛

滿以箭射之，拔箭水注，隨以一矢室之人，服其精，宣和間用高俅薦，特授閣門祗候。高宗卽位，錄仲武後，錡得召見，奇之，特授閣門宣贊舍人。差知岷州爲隴右都護，與夏人戰，屢勝。夏人小兒啼，輒怖之，曰：劉都護來。張浚宣撫陝西，一見奇其才，以爲涇原經略使。紹興六年，權提舉宿衛親軍，扈從赴金陵。十年，金人歸三京，以錡充東京副留守。錡家先自順昌至，是自淮安沂林絕淮至渦口，方食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卽下令兼程而進，未至順昌三百里，今

人果敗盟來侵入東京。錡與將佐舍舟陸行先趨至順昌。知府事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及旦報金騎已入陣。錡召諸將計事。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爲殿步騎。遮老小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由司今東京雖失。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吾意已決。敢言去者斬。置家去。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卽焚吾家。毋正敵手也。』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斥堠募土人爲間探。於是軍士皆奮爭呼躍曰：『平時』

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爲國家破賊立功矣時守備
一無可恃鎬於城上躬自督厲取偽齊所造痴車以
輪轆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凡六日粗畢而
游騎已涉潁河至城下矣壬寅金人圍順昌鎬令開
諸門金人疑不敢近初鎬傳城築羊馬垣穴垣爲門
至是蔽垣爲障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于城或止
中垣上鎬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自城上或垣門
射敵無不中者敵稍却卽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不
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時順昌受圍已四日金兵益

盛移砦東村二十里，鎬道曉將闔充募壯士五百人，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六四起，見辨髮者輒殲之。金兵復退十五里，鎬復募百人以往，或請銜枚銷笑，曰：無以杖也。命折竹爲器，如市井兒，以爲戲者，人持一以爲號，直犯金營。電一閃則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聞吹聲而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兀朮在汴，聞之，卽索靴上馬，不七日，至順昌。鎬聞兀朮至，會將於城上，或謂：今已屢捷，空乘此勢，具舟全軍而

鎬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

爲緩急之用况已挫賊鋒軍聲稍振雖衆寡不侔然
有進無退且敵營甚邇而兀术又來吾軍一動彼躡
其後則前功俱廢矣衆皆曰惟太尉命鎬募得曹成
等二八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捷重賞第如我言敵必
不汝殺今置汝綽路騎中汝遇敵則佯墜馬爲敵所
得敵帥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
以兩國講好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爲敵
所執兀术大喜卽置鷲車砲具不用翌日鎬登城望
見二人來縋而上之乃敵械成等來歸以文書一卷

繫于械上，錡懼，惑軍立焚之。兀木至城下，譴責諸將。諸將皆曰：「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元帥臨城自見錡，遣耿訓約戰。兀木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爾城，直用靴尖趨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遲明錡果爲五浮橋於河上，敵由以濟。錡遣人毒頰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毋得飲于河。飲者夷其族。時天大暑，敵遠來，晝夜不解甲。錡軍番休，更食羊馬垣下，而敵人馬飢渴，飲水草，又輒病。方晨氣清涼，錡

拔兵不動，逮未申，間敵氣已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用銳斧犯之，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力戰不已，士殊死，闖入其陣，刀斧亂下，故敵大敗，兀朮遂拔營北去，錡遣兵追之，死者萬數，方大戰時，兀朮被白袍乘甲馬，牙兵三千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堞，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錡令壯士以槍標去其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名拐子馬，皆女真爲之，號長勝軍者，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

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鎡所敗敵敗退卽以拒馬木爲障少休歇城上鼓聲不絕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復深入斫敵大破之棄屍斃馬血肉枕藉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先是有河北軍告官軍曰我輩左護軍本無聞志所可殺者兩翼拐子馬爾故鎡兵專力擊拐子馬軍兀木平日恃以爲強者至是殆盡是役也鎡兵不盈二萬出戰僅五千人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十五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營中誼誼終夜有聲而我城中肅然

不聞雞犬唯能以逸待勞是以大勝時洪皓在燕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朮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十一月兀朮復簽兩河兵謀再舉帝亦測知敵情必不一挫遂已乃詔大合兵于淮西以待之金人攻廬和二州錡自太平渡江抵廬州與張俊楊沂中會而敵已大入錡據東關之險以遏其衝引兵出清溪兩戰皆勝行至柘臯與金人夾石梁河而

陣河通巢湖廣二丈錡令曳薪壘橋遣甲士數隊踰橋臥槍而坐會沂中王德田師中張子蓋之軍俱至翌日兀朮以鐵騎十萬分爲兩隅夾道而陣德薄其右隅引弓射一酋斃之因大呼馳擊諸軍鼓譟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衆鏖戰沂中曰虜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以萬兵各持長斧如墻而進奮擊之敵大敗錡與德等追之又敗於東山敵望見曰此順昌旗幟也卽退走遂復廬州時並命三帥不相節制諸軍進退多出於張俊而錡以順昌之捷驟貴諸將多

嫉之俊與沂中爲腹心而與錡有隙故柘臯之賞錡
何說軍獨不與居數日議班師俊還朝因言岳飛不赴援
錡戰又不力秦檜主其說遂罷錡宣撫判官知荆南
岳飛奏留錡不許三十一年金主亮調兵六十萬自
將南來時宿將無在者乃以錡節制逐路軍馬錡引
兵屯揚州金人以糧裹船載糧而來錡使善沒者鑿
沈其舟會錡病求解兵柄遂還鎮江都督府參贊軍
事虞允文自采石來督舟師過鎮江謁錡問疾錡執
其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

功乃出儒生手當愧然矣三十二年閏二月錡因恚
恨發怒嘔血數升而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武穆錡
慷慨深毅有儒將風金主亮之南也下令有敢言錡
姓名者罪不赦枚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
隨姓名其若如響至錡莫有應者金主曰吾自當之
然錡卒以病不能成功世傳錡通陰陽家行師知避
就錡在揚州命盡焚城外居屋用石灰盡白城壁書
曰完顏亮死於此金主多忌見而惡之遂居龜山人
衆不可容故致大變朱熹曰順昌之役正值暑天劉

錡分部下兵五千爲五隊先備暑藥飲酒舍肉以一
副兜牟與甲置之曰下曬時令人以手摸看熱得幾
何直待熱如火不可容手乃喚一隊軍至令喫酒飯
少定與暑藥遂各授兵出西門戰少頃又喚一隊上
授之出南門如此數隊分諸門迭出迭入虜遂大敗
緣虜人衆多其立無縫僅能操戈更轉動不得而我
兵執斧直入人叢揪其馬甲以斷其足一騎纔倒卽
壓數騎殺歿甚衆虜人至是方有怯中國之意遂徙
和議耳或曰是戰也錡飛甲士人帶一竹筒其中實

以食豆入陣則割棄竹筒狼藉其豆虜馬聞豆爭低頭食又多爲竹筒所滾脚下不得以故士馬俱斃云

○余玠

余玠字義夫蘄州人家貧落魄無行喜功名好大言少爲白鹿洞諸生嘗攜客入茶肆毆死賣茶翁脫身走襄淮時趙葵爲淮東制置使玠作長短句上謁葵壯之因畱幕中淳祐元年玠以制置副使進對言今世貴之彥場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卽戎卽指之爲粗人斥之爲噲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爲一勿令偏

有所重備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也帝曰卿
人物議論皆不常可獨當一面卿宜少留當有擢用
乃授四川宣諭使玠亦自許當手挈全蜀以還本朝
先是東西川無復統律監司戎帥各專號令擅辟守
宰玠至大更敝政築招賢之館于府之左供帳一如
帥所下令曰集衆思廣忠益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
欲有謀以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于郡所
在以禮遣之高爵重賞朝廷不吝時播州冉璉冉璞
兄弟隱居蠻中前後闔帥辟召皆不至至是身自詣

府玠素聞冉氏兄弟名刺入卽出與之分廷抗禮居
數月無所言玠乃爲設宴親主之酒酣坐客紛紛競
言所長璉兄弟卒默然玠曰是觀我待士之禮何如
耳明日更闢館以處之因使人窺之但見兄弟終日
對踞以堊畫地爲山川城池起則鏝去如是又旬日
乃請見屏人言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今日思有以
少報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
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劍魚山
請徙諸砦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

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密以其謀聞於朝。請不次官之卒，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爲壘，碁布星分，屯兵聚糧，爲必守計。又移金戍於大獲，以護蜀口；移沔戍於青居，興戍先駐合州舊城；移守釣魚，其備內水；移利戍於雲頂，以備外水。於是如臂使指，氣勢聯絡矣。初，利司都統王夔素殘悍，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劫掠蜀人，苦之。又悉歛部將倖馬，以自入將戰，乃高其估，賣與之。朝廷雖知其不法，不能詰也。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才羸弱二百人。

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疲敝若此殊不稱所望夔對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卽見者恐驚從人耳頃之班聲如雷江水爲沸聲止圓陣卽合旗幟精明器械森然沙上之人彌望若林立無一人敢亂行者舟中皆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徐命吏以差次班賞夔還謂人曰儒者中乃有此人耶玠久欲誅夔獨患其握重兵一曰謀於親將楊成成曰但令誅之一夫力耳玠意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才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將士皆愕眙相顧不知所爲成

以帥指臂曉之。遂相率拜賀。夔至斬夔。

○董搏霄

董搏霄磁州人。至正十六年。搏霄建議於朝曰。海寧一境不通舟楫。軍糧惟可陸運。瀕海之人屢經寇亂。且宜曲加存撫。權令軍人運送。其陸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一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肩。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四斗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

里日可運米二百石每運給米一升可供二萬人此
百里一日運糧之數也

藏書賢將傳卷四十七

○鄧禹

鄧禹字仲華，新野人。更始立，豪傑多薦禹。禹不往。及聞光武安集河北，禹乃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懽，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仕，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于竹帛耳。因畱宿間語，曰：「更始雖都關西，然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二輔假號者，往往羣聚。更始既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幣，爭用威

力朝夕自快，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則天下可圖也。光武大悅，任使諸將，多訪于禹。及赤眉西入關，更始遣王匡、劉均及諸將分據河東，弘農以拒赤眉。光武籌赤眉必破，長安欲乘釁并關中，而方有事山東，未知所寄，以禹沉深有度，乃拜爲前將軍，持節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禹西入關，令自選偏裨以下可與俱者。於是禹乃以韓歆爲軍師，馮愔、樊崇、宗歆等爲將軍，引兵而西，建

武元年正月禹自箕關入河東河東都尉守關不
禹攻破之進圍安邑數日斬更始大將軍樊參於是
王匡劉均等合軍十餘萬共擊禹禹軍不利樊崇戰
歿韓歆及諸將皆勸禹夜去禹不聽明日癸亥匡等
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更治兵勒衆明旦匡悉軍
出攻禹禹令軍中無得妄動既至營因傳發諸將鼓
而並進大破之匡等皆棄軍走禹率輕騎急追獲劉
均及河東太守楊寶中郎將弭彊皆斬之遂定河東
是月光武卽位於鄴使使者持節拜禹爲大司徒封

鄴侯禹時年二十四矣遂渡汾陰入夏陽更始中郎將左輔都尉公乘歛引其衆十萬與左馮翊兵共拒禹禹復破走之而赤眉遂入長安是時三輔連覆敗赤眉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尅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携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住節勞來之父老童穉垂髮戴白滿其車下於是名震關西帝嘉之數賜書褒美焉諸將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

賦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弊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至榆邑帝以關中未定勅禹進兵禹猶執前意乃分遣將軍別攻上郡諸縣令馮愔宗歆守榆邑二人爭權相攻殺愔遂殺歆因反擊禹禹以聞帝問愔所親愛爲誰對曰護軍黃防帝度愔防不能久和因報禹曰縛馮愔者必黃防也後月餘防果執愔將其衆歸罪時赤眉西走扶風

矣。禹乃南入長安，修禮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遣使奉詣洛陽，因修行園陵，置吏士奉守。遂引兵與延岑戰於藍田，禹不克，復就穀雲陽。自馮愔反，後禹威名稍損，軍又乏食，歸附者離散，而赤眉復還入長安。禹與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飢餓者皆食棗菜。帝乃勅禹還兵，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棰答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禹慚數以飢卒徼戰，輒不利，乃獨與二十四騎走還詣宜陽。四年春，延岑復寇順陽。閻帝遣禹護諸將擊破岑於登，追至武當，復破之。岑

奔漢中、餘黨悉降。十三年、天下平定、諸功臣皆增戶邑。定封禹爲高密侯、食四縣。禹內文明、篤行淳備。天下既定、常欲遠名勢。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爲後世法。帝益重之、顯宗卽位、以禹先帝元功、拜爲大傅。進見東向、甚見尊寵。居歲餘、寢疾、年五十七薨。諡曰元侯。

○馮異

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漢兵起、異以郡掾監五縣、與父城長苗萌共城守。光武浴地潁川、攻父城不下。

屯兵巾車鄉。異間出行屬縣。爲漢兵所執。異見光武。自言曰。異一夫之用。不足爲輕重。城中有老母。異願歸。據五城以報德。異歸謂苗萌曰。今諸將皆屈起。力暴橫。獨有劉將軍所到不虜掠。可以歸身耳。乃與萌共開門出迎。光武入城。署異爲主簿。以苗萌爲從事。白伯升之敗。光武不敢顯言。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異獨叩頭寬譬。因進說曰。天下同苦王氏。思漢久矣。更始諸將。又縱橫暴虐。所至虜掠百姓。無所依戴。今公專命方面。施行恩德。夫有桀紂之亂。

乃見湯武之功。人久飢渴，易爲充飽，宜急分遣官屬，循行郡縣，理冤結，布惠澤。光武納之。及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晨夜草舍，至饒陽蕪亭。時天寒冽，衆皆飢疲，異上豆粥。及至南宮，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傍空舍，異抱薪，鄧禹爇火，光武對竈燎衣。異復進麥飯，菟肩，因復渡滹沱河。異爲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故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軍中皆言願屬大

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時更始遣武陰王李軼大司馬朱鮪將兵號三十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光武將北徇燕趙以魏郡河南城邑完全倉庫實拜寇恂爲河內太守異爲孟津將軍統二郡軍河上與恂合勢以拒朱鮪等異乃遣李軼書勸其亟定大計轉禍爲福初軼與光武首結謀約相親愛及更始立反共謀陷伯升以此慚阻雖知長安危亂欲降又不自安乃報異書申結盟好自是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河南成臯以東

十三縣及諸屯聚皆平之。叛降者十餘萬。武勃將萬餘人攻諸叛者。異引軍渡河。復與勃戰於士鄉下。大破斬勃。獲首五千餘級。軼亦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以奏聞。光武故宜露軼書。令朱鮪知之。鮪怒。遂使人刺殺軼。而遣蘇茂將數萬人攻溫。鮪自將數萬人攻平陰。以綴異。異遣校尉護軍將兵與寇恂合擊茂。破之。異因渡河擊鮪。鮪走。異追至洛陽。環城一而而歸。移檄上狀。諸將皆入賀。勸光武卽帝位。光武乃召異詣鄴。問四方動靜。異遂與諸將定議。上尊號。建武。

二年春定封異陽夏侯時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
大姓各擁兵衆大司徒鄧禹不能定乃遣異代禹討
之因勅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
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
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鬪然好虜掠卿本
能御史士念自修勅無爲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
而西所至皆布威信異與赤眉遇於華陰相拒六十
餘日戰數十合降其將劉始王宣等五千餘人三年
春帝遣使者即拜異爲征西大將軍會鄧禹率車騎

將軍鄧弘等引歸與異相遇禹弘復要異共擊赤眉
異曰異與賊相拒且數十日雖屢獲雄將其餘尚多
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且上今使諸將屯
鵠池以要其東我等擊其西可以一舉取之矣禹弘
不從遂與賊戰移日赤眉陽敗棄輜重走車重皆載
土但以豆覆之而已弘士飢爭取豆赤眉還擊弘遂
大潰賴異與禹合兵救弘赤眉小卻異以士卒飢倦
可且休息禹隗人不聽復戰大爲所敗禹得脫歸宜陽而
異棄馬步走上回溪阪與麾下數人歸營乃堅壁不

出收其散卒招集諸營堡數萬人復與賊約期會戰
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
人攻異前部賊見勢弱遂悉眾攻異異乃縱兵大戰
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眾
遂驚潰異追擊大破賊於峭底降其男女八萬人餘
眾尚十餘萬東走宜陽帝降璽書勞異曰赤眉破平
士吏勞苦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
東隅收之桑榆矣異乃誅擊豪傑不從令者褒賞降
附有功勞者悉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眾歸本業威

行關中後人有上章言異專制關中威權至重百姓
歸心號爲咸陽王者帝使以章示異異惶懼陳謝詔
報曰將軍於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
有懼意六年春異朝京師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
主簿也爲吾披荆棘定關中旣罷使中黃門賜以珍
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蕪萁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
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
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
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是年夏諸將上隴

爲隗囂所敗，乃詔異軍徇邑，未及至，隗囂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行巡取柁邑。異卽馳兵欲先據之，諸將皆諫，異曰：「虜兵臨境，怛怵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柁邑，三輔動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宜先據城以逸待勞，乃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柁邑，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數十里，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於汧，於是北地諸豪悉畔，囂降漢。九年，隗囂歿，囂子純總兵據冀，公孫述遣將趙匡等救純，帝復

今異行天水太守事攻匡等皆斬之時諸將共攻冀不能拔欲且還休兵異固持不動常爲衆軍鋒明年夏與諸將攻落門未拔病發薨于軍謚節侯

○馬援

馬援字文淵茂陵人其先趙奢爲趙將號曰馬服君子孫因以爲氏援三兄况余負並有才能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諸兄奇之嘗受齊詩意不欲乃辭况欲就邊郡田牧况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後爲郡督郵送囚至司命府囚有重罪

援哀而縱之遂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役屬數百

家嘗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既處

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乃歎曰凡殖貨

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

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王莽末四方兵起援避地涼

州隗囂甚敬重援時公孫述稱帝於蜀囂使援往觀

之援素與述同里閭相善以爲既至當握手歡如平

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

爲援制都分、明、西、出、一、木、偶、人衣交讓冠會百官于廟中立舊交

之位。述鸞旗旄騎警蹕就車。磬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援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向。建武四年冬。囂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于宣德殿。世祖笑迎。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慚。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耳。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

戟而後進。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奸人而簡
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
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
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以爲待詔使大中大夫來
歙，持節送援西歸隴右。援說囂曰：前到朝廷，每接謙
語，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囂曰：
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
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懌，曰：如卿言，
反復勝耶。然雅信援，故遂遣太子入質。援因將家

屬隨恂歸洛陽會隗囂用王元計意狐疑援數以書
記責譬於囂囂怨援肯已得書增怒遂發兵距漢援
乃爲帝極陳滅囂之術帝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來
游說囂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羌豪爲陳禍福以離
囂黨八年帝自西征囂至漆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
崩之勢進兵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
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
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旦遂進軍囂衆大潰九年
拜援爲大中大夫副來歙監諸軍平涼州自王莽末

西羌寇邊遂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爲虜有來歙奏
言隴西侵殘非馬援莫能定十一年夏璽書拜援隴
西太守援乃發步騎三千人擊破先零羌於臨洮斬
首數百級獲馬牛羊萬餘頭守塞諸羌皆詣援降是
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奎遠多寇議欲棄之援言
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
通如今羌在湟中則爲害不休不可棄也帝然之援
因奏爲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埃闢導水田勸以耕牧
郡中樂業十三年武都叅狼羌與塞外諸種爲寇殺

頭搯其喉咽帝從援策三月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
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疲歿援亦中病遂困
乃穿岸爲室以避炎氣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
觀之左右哀其壯莫不爲之流涕帝乃使虎賁中郎
將梁松乘驛責問援會援病卒松懷宿恨遂因事陷
之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初援兄子嚴敦並喜
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
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
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歿

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禡，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爲言，吾常爲寒心。是以不

願子孫效也。季良名保，京兆人。時爲越騎司馬，保仇人上書訟保爲行浮薄，亂羣惑衆，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誡兄子，而梁松竇固與之交結，將扇其輕僞，敗亂諸夏。書奏，帝召責松固，以訟書及援誡書示之。松固叩頭流血，得不罪，詔免保官。伯高名述，亦京兆人，爲山都長。由此擢拜零陵太守。先是，援在交趾，常餌薏苡實，用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援欲以爲種，軍還載之一車。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爲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坐裁

買城西數畝地墓。而已賓客故人莫敢弔獨有同。

郡朱勃詣闕上書生○友○交○情○白援會嚴敦與援妻子草索相連

詣闕請罪帝出松書示之方知所坐由松也即上書

訴冤前後六上辭甚哀切然後援得歸葬勃字叔陽

年十二能誦詩書嘗候援兄况此亦權語以解弟心耳援裁知書見之自失

况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宜立以此為劣

從汝稟學勿畏也及援為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

令援後雖貴常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愈自親援及○自○高○

援遇讒亦唯勃能終白焉永平初援女立為皇后顯○本○自○言○向○

宗圖畫功臣於雲臺以椒房故獨不及援建初三年
肅宗追策謚援曰忠成侯援四子廖防光客卿客卿
幼而岐嶷年六歲能接應諸公嘗有死罪亡命者來
過客卿客卿匿之外若訥而內沈敏援甚奇愛故以
客卿字焉援卒後客卿亦天沒

李生曰援初爲書與冀將楊廣使曉勸冀其言甚美
朱勃之上書白援無罪也其言亦美然援實俠之豪
其爲書與嚴敦反令其效伯高不欲其效季良何哉
然卒以此書得改葬則此書信不爲無意矣范氏謂

其戒人之禍智矣而不能自免於一。此言非也。夫
伏波節俠也。既自許以馬革裹尸矣。人何畏乎。壬人
何畏乎。讒說嗟乎。功名之際。理自宜然。

○皇甫嵩

皇甫嵩字義真。安定朝那人。度遼將軍規之兄子也。
父節。鴈門太守。嵩少有文武志。介好詩書。習弓馬。初
舉孝廉。茂才。靈帝公車徵爲議郎。遷北地太守。會鉅
鹿張角反。旬日之間。天下嚮應。京師震動。帝召羣臣
會議。嵩以爲宜解。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以班

軍士從之。於是發天下精兵，博選將帥，以嵩爲左中郎將，持節與右中郎將朱雋共發五校三河騎士及募精勇，合四萬餘人。嵩雋各統一軍，共討潁川黃巾。雋前與賊波才戰，戰敗。嵩因進保長社。波才引大眾圍之。嵩兵少，軍中皆恐。嵩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爲風火。若因夜縱燒，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可破也。」其夕遂大風。嵩乃約勅軍士皆束苜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奔走。會帝遣騎都

尉曹操將兵適至嵩操與朱雋合兵更戰大破之斬首數萬級封嵩都鄉侯嵩雋乘勝進討汝南陳國黃巾追波才於陽翟擊彭脫於西華並破之餘賊降散三郡悉平又進擊東郡黃巾卜巳於倉亭生禽卜巳斬首七千餘級時北中郎將盧植討張角無功而還仍詔嵩進兵討之嵩與角弟梁戰於廣宗梁衆精勇嵩不能剋明日乃閉營休士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鷄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大破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歿者五萬許人焚燒車重三萬餘兩悉虜其婦孥

擊獲甚衆，角先以病歿，乃剖棺戮屍，傳首京師。嵩復與鉅鹿太守馮翊郭典攻角弟寶於下曲陽，又斬之首，獲十餘萬人，築京觀於城南，卽拜嵩爲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食槐里美陽兩縣，合八千戶。以黃巾旣平，故改年爲中平。嵩奏請冀州一年田租以贍飢民，帝從之。百姓歌曰：天下大亂，兮市爲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居。嵩溫卹士卒，甚得衆情。每軍行，頃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帳軍士皆食，已乃嘗飯。吏有因事受賂者，嵩更以錢物賜。

之吏懷慚。或至自殺。嵩既破黃巾。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亂。海內虛困。故信都令漢陽閻忠干說嵩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至不旋踵者。幾也。故聖人順時以動。智者因幾以發。今將軍遭難得之運。蹈易駭之機。而踐運不撫。臨機不發。將何以保大名乎。嵩曰。何謂也。忠曰。天道無親。百姓與能。今將軍受鉞於暮春。收功於冬末。兵動若神。謀不再計。威德震本朝。風聲馳海外。雖湯武之舉。未有高將軍者也。今身建不賞之功。體兼高人之德。而北面庸主。何以求安乎。嵩曰。夙

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忠曰不然。昔韓信不忍
一餐之遇。而棄三分之業。利劍已搥其喉。方發悔毒。說得可憐。
之歎者。機失而謀乖也。今將軍指搗足以振風雲。叱
咤可以興雷電。赫然奮發。因危抵頽。徵冀方之士。動
七州之衆。羽檄先馳。大軍響振。蹈流漳河。飲馬孟津。
誅閹宦之罪。除羣兇之積。雖童兒可使奮拳。以致力。
女子可使褰裳。以用命。况厲熊羆之卒。因迅風之執。
哉。夫既朽不雕。衰世難佐。若欲輔難佐之朝。雕朽敗
之木。是猶逆坂走片。迎風縱棹。豈易也哉。且今豎宦

羣居同惡，如命不行，權歸近習，昏主之下，難以久居。不賞之功，讒人側目。如不早圖，悔無及矣。嵩懼曰：非常之謀，不施於有常之執。今人未忘主，天不祐逆。若虛造不冀之功，以速朝夕之禍，孰與委忠本朝，守其臣節。雖云多讒，不過放廢。猶有令名，亦是亦亦是且不朽。反常之論，所不敢聞也。忠知計不用，因亾去。會梁州賊王國圍陳倉，復拜嵩爲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赴陳倉，嵩不聽。曰：兵法曰：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今陳倉

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執也。夫執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係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攻矣將何救焉。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疲敝果自解去。嵩進兵擊之卓又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追歸衆勿追。今我追國是迫歸衆追窮寇也。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鬪志以整擊

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爲後拒連戰大破斬首萬餘級。國走而卓大慚。恨由是忌嵩。明年卓拜爲并州牧。詔使以兵委嵩。卓不從。嵩從子酈時在軍中。說嵩曰。本朝失政。天下倒懸。能安危定傾者。唯大人耳。今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又以京師昏亂。躊躇不進。此懷奸也。且其凶戾無親。將士不附。大人今爲元帥。杖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凶可借。害桓文之事也。嵩曰。專命雖有罪。專誅亦有責也。不胡說甚如顯奏其事。使朝廷自裁。於是上書以聞。帝讓卓。卓

此說宜聽可惜

又增怨嵩初平元年卓秉政乃徵嵩爲城門校尉欲
殺之嵩將行長史梁衍說曰漢室微弱關豎亂朝董
卓誅之而不能盡忠遂復寇掠京邑廢立從意今卓
在洛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衆精兵三萬迎接至尊
奉令討逆發命海內徵兵羣帥袁氏逼其東將軍迫
其西此說又宜聽可惜可供此成禽也嵩不從遂就徵有司承旨奏嵩下吏
將遂誅之嵩子堅壽與卓素善自長安亡走洛陽投
卓卓方置酒歡會堅壽直前質讓責以大義叩頭流
涕坐者感動皆離席爲請卓乃起牽與共坐使免嵩

囚復拜議郎遷御史中丞及卓還長安公卿百官迎謁道次卓風令御史中丞以下皆拜以屈嵩既而抵手言曰義真猶未乎嵩笑而謝之及卓被誅嵩爲征西將軍尋李傕作亂嵩病卒嵩爲人愛慎盡勤前後上表陳諫有補益者五百餘事皆手書毀草不宜于外又抑節下士門無畱客時人皆稱而附之堅壽亦顯名後爲侍中辭不拜病卒李長者曰以余觀之堅壽之交董卓有至意焉閻忠之說蒯通之說千古其一轍也

○朱雋

朱雋字公偉上虞人少孤母常販繒爲業雋以孝養致名爲縣門下書佐好義輕財鄉閭敬之時同郡周規辟公府當行假郡庫錢百萬以爲冠幘費而後倉卒督責規家貧無以備雋乃竊母繒帛爲規解對母失產業深恚責之雋曰小損當大益初貧後富必然理也本縣長山陽度尚見而奇之薦於太守韋毅稍歷郡職後太守尹端以雋爲主簿熹平二年端坐計賊許昭失利爲州所奏罪應棄市雋乃羸服間行輕

齋數百金到京師。賂主章吏，遂得刊定。州奏故端得輸作左校，端喜於降免，而終不知所由。後交趾部羣賊並起，又梁龍等萬餘人與南海太守孔芝反叛，攻破郡縣。光和元年，拜雋交州刺史。既到州，遂斬梁龍，降數萬人，旬月盡定。以功封都亭侯，千五百戶，賜黃金五十斤，徵爲諫議大夫。及黃巾起，公卿多薦雋有才略，拜右中郎將，持節與左中郎將皇甫嵩討潁川汝南陳國諸賊，悉破平之。嵩乃上言其狀，而以功歸雋。於是進封西鄉侯，遷鎮賊中郎將。時南陽黃巾張

曼成起兵數萬殺郡守。心死下爲後太守秦頡擊殺賊更以趙弘爲帥衆遂十餘萬據宛城雋與荊州刺史徐璆及秦頡合兵圍弘擊斬之賊餘帥韓忠復據宛拒雋雋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雋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退保小城惶懼乞降司馬張超及徐璆秦頡皆欲聽許雋曰兵有形同而執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罰以勸來者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寇納降不足以勸善討之則足以懲惡賊

利則進戰，鈍則乞降，常也。因急攻，連戰不能剋。雋登土山，歧望，顧謂張超曰：「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不如徹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執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雋因擊破之，乘勝逐北，斬首萬餘級。忠等遂降，餘眾懼不自安，復以孫夏爲帥，還屯宛中。雋急攻，夏追至西鄂精山，復斬萬餘級，賊遂解散。明年春，遣使者持節拜雋右車騎將軍，振旅還京師，以爲光祿大夫，增邑五千，更封錢塘侯，加位特進。時董卓

擅政以雋宿將外甚親納而心實相忌及關東兵盛卓懼數請公卿會議徙都長安雋輒止之卓雖惡雋異已然貪其名重乃表遷雋太僕以爲己副使者拜雋辭不肯受因曰國家西遷必孤天下之望成山東之釁不可使者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徙事而君陳之其故何也雋曰副相國非臣所堪遷都計非事所急辭所不堪言所非急臣之宜也由是止不爲副及董卓被誅催汜作亂陶謙以雋名臣數有戰功乃與諸豪傑共推雋爲太師因移檄牧伯同討李催

等奉迎天子，奏記於雋。會李傕用太尉周忠、尚書賈詡策徵雋入朝，軍吏皆憚入關。欲應陶謙等，雋曰：以君召臣，義不俟駕。况天子詔乎？且傕、汜小豎，樊稠庸兒，無他遠略。又勢力相敵，變難必作。吾乘其間，大事可濟。遂辭謙就傕。及李傕殺樊稠，而郭汜又自疑，與傕相攻。長安中亂，獻帝詔雋與太尉楊彪等十餘人，譬郭汜令與李傕和。汜不肖，遂留雋等。雋素剛，卽發病卒。

范曄論曰：皇甫嵩、朱雋，並以上將之略，受朕倉卒之

時及其功成師剋威聲滿天下。值弱主蒙塵。獷賊放命。斯誠葉公投袂之幾。習義鞠旅之日。故梁衍獻規。山東連盟。而舍格天之六業。蹈匹夫之小諒。卒狼狽虎口。爲智士笑。豈天之長斯亂也。何智勇之不終甚乎。前史著平原華嶠。稱其父光祿大夫表。每言其祖魏太尉歆。稱時人說皇甫嵩之不伐。汝豫之戰。歸功朱雋。張角之捷。本之於盧植。收名歛策而已。不有夫功名者。世之所甚重也。誠能不爭天下之所甚重。則怨禍不深矣。如皇甫公之赴履危亂而終歸全。其致

不亦貴乎。李卓吾曰：范氏此論當矣。夫退讓者盛德事也。持此爲君則漢文其選，持此爲將爲相則天下歸心，衆謀畢集，將國勢實賴而何有於一家乎？是乃古今天下建功立德保國定家之第一着好碁子也。惜乎人人皆知而不能下也。古今天下唯一畱侯知之。是以功成而遂辟穀不事，使淮陰早知此義，族其可得而赤耶？然則韓信之不聽蒯徹之說也，未爲不是也。獨其所以居功者未是耳。夫當功業烜赫之日，封爵在前，貴富在後，獨能退讓不居，推功與人，似若

不知有身家之念。子孫之遺者。不知正所以深念其身。及其家而遠遺孫子也。故曰世人皆遺之以危。吾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此當時隱者之語。語此一著者也。夫古今天下。唯貧而隱者不昧此一著。故終其身亦能守此一著。然此一著也。非但貧而隱者知之。彼貴且富者亦未嘗不自謂能知。而又能下之也。平時咸自謂曉了。及乎事功已立。名利可居。卽遂迷謬不反矣。吾是以知貪之爲禍。而功名富貴之迷人甚也。彼皇甫義真者。獨能知而讓之。

豈不誠可貴乎。范氏之推之也固宜。雖然義真之不
受閻忠之說也宜也。若子酈之說梁衍之說咸棄不
用。則身家之念起矣。是還怯也。非還讓也。是又安足
貴也。吾故因范氏之論而推明之。曰爾知身家之不
足繫乎。非不足繫也。愛身家者未必能保其身家。而
不愛其身家者。正所謂善保其身。善保其家者也。嗚
呼。皇甫義真之歿於董卓之手者。幸也。若朱雋者
不赴陶謙等倡義之招。而赴催汜卒爲汜所留。而歿
於郭汜之手。噫。何以異哉。

○張奐

張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永壽元年，遷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而南匈奴左薁鞬臺耆且渠伯德等七千餘人寇美稷，東羌復舉種應之。奐璧唯有二百許人，聞卽勒兵而出，軍吏以爲力不敵，叩頭爭止之。奐不聽，遂進屯長城，收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和親，共擊薁鞬等破之。伯德惶恐，將其衆降，郡界以寧。羌豪帥感奐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鍊。

八枚魚並受之。而召上黨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羌。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郡都尉，率好財貨，爲所患苦。及魚正身潔已，威化大行，遷使匈奴中郎將，時休屠各及朔方烏桓並反，無燒度、遼將軍門，引屯赤阬，烟火相望，兵衆大恐。魚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陰與烏桓和，通使斬屠各渠帥，襲破其衆，諸胡悉降。延熹元年，鮮卑復寇邊，魚率南單于擊之，斬首數百級。明年，梁冀被誅，魚以故吏免官，禁錮。魚與皇甫規友。

善與既被錮，凡諸交舊莫敢爲言。唯規薦舉前後七
上。在家四歲，復拜武威太守。平均徭賦，率厲散敗，常
爲諸郡最。河西由是而全。舉尤異，遷度遼將軍，數載
間幽并清靜。九年春，徵拜大司農。鮮卑聞與去，其夏
遂招結南匈奴烏桓數道入塞，寇掠緣邊九郡，殺略
百姓。秋，鮮卑復率八九千騎入塞，誘引東羌與共盟。
詎於是上郡沈氏安定先零諸種共寇武威。張掖緣
邊大被其毒。朝廷以爲憂，復拜與爲護匈奴中郎將。
以九卿秩督幽并涼三州及度遼烏桓二營，兼察刺

史二千石能否匈奴烏桓聞與至因相率還降凡二十萬口與但誅其首惡餘皆慰納之唯鮮卑出塞去論功當封與不事宦官以故賞不行唯賜錢二十萬除家一人爲郎與並辭不受而願徙屬弘農華陰舊制邊人不得內移與因功特聽故始爲弘農人焉建寧元年振旅內還時竇太后臨朝大將軍竇武與太傅陳蕃謀誅宦官事泄中常侍曹節等於中作亂以與新徵不知本謀矯制使與與少府周璜率五營士圍武武自殺蕃因見害與遷少府又拜大司農以功

封侯負深病爲節所詭。上書固讓封還印授卒。不肖
當明年夏青蛇見於御座軒前。又大風兩雹霹靂拔
樹。詔使百僚各言災應。負上疏曰。臣聞風爲號令。動
物通氣。木生於火。相須乃明。蛇能屈伸。配龍騰蟄。順
至爲休。徵逆來爲殃。咎陰氣專用。則凝精爲雹。故大
將軍竇武。太傅陳蕃。或志寧社稷。或方直不回。前以
讒勝。並伏誅戮。海內默默。人懷震憤。昔周公葬不如
禮。天乃動威。今武蕃忠貞。未被明宥。妖青之來。皆爲
此也。宜急爲改葬。徙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

天子深納，魚言轉，與太常、尚書、劉猛、刁韞、衛良同薦王暢、李膺，可參三公之選。曹節等疾其言，下詔切責。魚等自囚廷尉，並以三月俸贖罪，禁錮歸田。魚前爲度遼將軍，與段熲爭擊羌，不相平。及熲爲司隸校尉，欲逐魚歸敦煌，將害之。魚憂懼，奏記謝熲曰：「小人不明，得遇州將，下里委命，以情相歸。足下仁篤，照其辛苦，使人未反，復獲郵書，若蒙矜憐，壹惠咳唾，則澤流黃泉，施及冥冥，非魚生歿所能報塞也。夫無毛髮之勞，而欲求人丘山之用，此淳于髡所以拍髀仰天。」

而笑者也。誠知言必見譏，然猶未能無望。何者？朽骨無益於人，而文王葬之，死馬無所復用，而燕昭寶之。儻同文昭之德，豈不大哉！凡人之情，寃則呼天，窮則叩心。今呼天不聞，叩心無益，誠自傷痛俱生。聖世獨爲匪人，孤微之人無所告訴，如不哀憐，便爲魚肉。企心東望，無所復言。頰雖剛猛，省書哀之，卒不忍也。時禁錮者多，不能守靜。或歿，或徙，與閉門不出。養徒千人，著尚書記難三十餘萬言。光和四年卒，年七十八。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不能和光同塵，爲讒

邪所忌通塞命也始終常也但地底冥冥長無曉期而復纏以纒絲牢以釘密爲不喜耳辛有煎窰朝殞夕下措屣靈牀幅巾而已奢非晉文儉非王孫推情從意庶無咎吝諸子從之武威多爲立祠世世不絕所著銘頌書教誠述志對策章表二十四篇長子芝字伯英芝弟昶字文舒並善草書初奐爲武威太守其妻懷孕夢帶奐印綬登樓而歌訊之占者曰必將生男復臨茲邦命終此樓旣而生子猛以建安中爲武威太守殺刺史邯鄲商州兵圍之急猛恥見擒乃

登樓自燒而歿

藏書賢將傳卷四十七

賢將傳

卷四十七

三十一